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璐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胡金芝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九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二十一
記
吉州學記
典刑之文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

下其要有幾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于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

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于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令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賔客之位有

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賛揚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闢教學之法本于人性磨揉遷革使趨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于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于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

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于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賔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于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慨古禮之亡處多韻折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于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

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于鄰國而祭之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埶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

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祀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于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

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于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于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于縣之左大其

正位爲學舍于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于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唐荆川曰此文前段辨釋奠釋菜爲祭之畧及其所以立廟之故後段言古禮之不行爲可惜而狄君能復古禮爲可稱也

豐樂亭記

太守之文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

門之外遂以平滁修甞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賔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

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文中之畫　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纔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

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顔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畫舫齋記

興逸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于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嵓崒佳花美木之植列于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舫名焉周易之象至于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葢

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于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甞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廪食而安署

居追思曩時山川所履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于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于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于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

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峽州至喜亭記

極力摹寫蜀之險之不測以形出人情喜幸之至此文字布置斡旋之法

蜀于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

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

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廪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于脩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以敘事行議論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于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

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别竈廪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于某有舊且哀其又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

堂成又與賔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令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

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
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
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
者有考焉爾

荆川曰前段言風不美而太守能變其俗後段
言仕宦得善地前後不用照應是一格

偃虹隄記

摹寫甚析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

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于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

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壞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于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于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

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茍一時之譽思爲利于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王彦章畫像記

以叙事行議論其感慨處多情

太師王公諱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于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

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彦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

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于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于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于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于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于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于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

聞予説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于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于奇然後能勝然非審于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

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荆川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畧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

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迹

樊侯廟災記

議歸于正分明是誚讓樊將軍之旨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

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于無罪之民以驕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躳耶豈其靈不神于禦盜而反神于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

而僕又得以濫用之邪葢聞隂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隂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僕之威靈暴矣哉

荆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明因大師塔記

記明因塔以因無他戒行及有禪慧故特本其
所言以感慨今古云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于太平
興國辛巳之歲終于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
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
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髪入僧籍後二十四年
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
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

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

令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
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
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適時之故相
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鬬饟軍死
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
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
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
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

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二十二

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記王武恭公本末甚悉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奭河南盜而盜分入
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
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
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
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
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
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遏險爭必亂乃以兵前
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

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廵檢邢洺男子張洪覇聚盜二州間歴年吏不能捕公以𨌴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内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令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歴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

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
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
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
后喪坐甲又不奉詔于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
年拜撿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
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
撿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

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
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
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千牛衛上
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
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
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
廷亡一直臣于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
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爲保靖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

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聳乃拜公保
靖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
名久矣乃得見于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
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
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
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
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
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

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内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

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從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将釋復位

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
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
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
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
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
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
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
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

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
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
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
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
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
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
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
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

老臣宿將無在者公于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
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
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
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于出
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
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
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元追封邢國公皆
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

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滎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熈東頭供奉官早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内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内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

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僭惟時黄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詔撰元勲之文當如此盛世君臣之際如掌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

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寔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于王氏而昜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

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

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塲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

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諌議大夫趙昌言叅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觧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名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名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名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

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祭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邉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邉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

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爲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

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
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
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
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
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
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
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
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黙

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令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于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

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于上者公輙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宫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

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

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宫使自公病使

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
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
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
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
公于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遇村公娶趙氏封榮國
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
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

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于廟可謂有始有

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能使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于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輙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

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
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
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
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
享萬祀無窮作爲歌詩以諗廟工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

令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

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
如令于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
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
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爲之銘臣修與丈簡公故往來
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𦂳公太師之碑
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
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
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

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
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
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
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名試直集賢院今
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
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
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
同判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

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取知公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茍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

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名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名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

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于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怨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

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
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
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禄卿知
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户部吏
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
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宫務廣制度以市恩公
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
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

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于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于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陜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陜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陜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于二方威惠信

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邉公于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

一郡尒不足以自效願復守邉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
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
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
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
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
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
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

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于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于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于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

以昭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
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
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
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閒息近藩庶休厥躬有
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

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

銘

頴川公既葵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

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家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

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

爲三司户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二歲閤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辯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户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

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文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葢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隄以竹籠

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叅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税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

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没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創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隄乃成又為長隄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隄為陳公隄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于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

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名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録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諠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猶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

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盖人臣所難言者平生奏疏猶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録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隄爲丁晉公

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令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名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

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事
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
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
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
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
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
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

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挍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禄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賔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

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於朝者多以才稱于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唯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胡金芝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一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二十三

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

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勑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

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宫臣衞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宫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

遺陛下由王宫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
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
名臣與陛下東宫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
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
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
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
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
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

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

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户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宫真宗有所

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

復名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名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陜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宫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

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憪天下困獘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頴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

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户實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于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

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
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
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
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
封滎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
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
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
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

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焯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宫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

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旣亡矣孰為
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
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明法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

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毁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挍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

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

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

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陜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

承平永平𫷷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邉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

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
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
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
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
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
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
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
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

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邉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餽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吕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吕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歴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

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邉奏有警公即請

行乃以公爲河東陜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

外和内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賔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巳臨事自縉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

閭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邉乘吏怠
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
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
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公碑文正公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已盡蘇長公狀司馬溫公幾萬言而上似猶有餘㫖葢歐得史遷之髓故于敘事處裁節有法自不繁而體已完蘇則所長在策論縱横于史家學或短此兩公互有短長不可不知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始興襄公既葬於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於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曽高以來

晦跡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於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於墓隧以表見于後世而昭示其

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畧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强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贑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判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

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歷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頽獘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厲遇事輙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

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邉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相見于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邉亦無事是歳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

公往報坐習夷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
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閭門謝賔客絕人事
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
光禄少卿于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
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
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
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
桂州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

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令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于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

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于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

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
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
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
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
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閒手不釋卷有
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刋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
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
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孫

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歷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名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於墓門以貽來

世匪止謟人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中多嗚咽故轉語亟處多而情事悽然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令天子慶歷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

章閣自同光至慶歷葢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已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

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為公縮
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陜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
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
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
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
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
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
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

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寛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

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

坐貶監靈仙宫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于用財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寛平治以常法故他州不勝其獘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廹于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産召爲史館修撰遂

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
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
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
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
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
也公于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
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已休戚遂
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

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勲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戸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豈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

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尚書户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

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
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
小易則務為寬簡歳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
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為難治公居歳餘諸豪斂手莫
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于壽尤有恵愛
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
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

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凡以陰合卒復圖而因之自陜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爲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渡吉柏

江舟破亡之可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
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中道蜀事具
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
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
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
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爲詔陜西聽
經畧使得自發兵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
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黄州

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
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
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
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
揚州日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
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
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
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

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鄉之原頭慶歷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益自鄫遠出于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嘗微不顯及爲曾氏而點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

有餘歲而至于公夫晦顯常相反覆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故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于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于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蓍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蓄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實以武顯于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

州閻氏令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鬬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爲人狀貌竒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

者還言公可用名見奏事語音豈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為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于其民越雖名為臣屬之邦然閡于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

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名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黄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閣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

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為吾告之將名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就道已而疾病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

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巳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于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于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于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于墓之碑而以其辭屬修

詞曰

閻氏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公桓桓公不勇力而

勇于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一